



赴十年之約：錦田大醮參訪記(上)



HK人與事

陳昊群

「錯過就要等十年！」一月二十三日清晨，我擠上開往錦上路的港鐵，又轉乘601小巴，前去參訪錦田的酬恩建醮。車上大多是結伴而來的中老年人，說說笑笑，氣氛愉快。車輛沿山路而上，窗外的風景從高樓漸漸變成村屋和農田，香港罕見的鄉野氣息撲面而來。

十一點剛過，小巴停在元朗錦田水頭

村。我剛下車，就被眼前的龐然大物震住了，一座三十多米高的竹棚戲樓，披着大醮的神牌，猶如拔地而起的宮殿。密密麻麻的竹竿在冬日陽光下泛着金色。走近了看，數萬根竹子緊緊綁紮，竹條之間嚴絲合縫，不見一顆釘子。陽光從竹縫間篩下來，在地上投出搖曳的光斑。我仰起頭，竹材的清香混着泥土氣息撲鼻而來，這就是三百年傳統技術的魅力所在。

由於我們抵達得比較早，集市的大多數攤位都還沒有開張，舞獅體驗的區域也有點冷清，起先我還埋怨自己來得不是時候。可是在會場裏巡着，拍一拍照片，欣賞一下竹棚的建築細節，細細閱覽了酬恩建醮的歷史淵源。

錦田建醮歷史悠久，綿延已有三百餘年。康熙年間，錦田鄧氏一族因禁海遷界之令，被迫背井離鄉。是時任兩廣總督周有德和廣東巡撫王來任為民請命，鄉民才得以在一六八五年回鄉居住。為感念周、王二公恩德，鄧氏的鄉紳賢達自返鄉之日起，每十年便舉辦建醮大典，至今已是第三十四屆。舉辦大醮的周王二公書院，便是錦田人知恩圖報、飲水思源的見證。

到了十二點多，會場裏便多了不少年輕人。有父母帶着幼兒，孩子們睜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這個陌生而熱鬧的場所；也有情侶手挽手在攤位間流連，甚至還有金髮碧眼的外國遊客慕名而來。當然也有不少像我這樣獨自前來的背包客，用鏡頭記錄着這場盛事。

進香處冒起裊裊香煙，混合着熱鬧的喧嚷與食物的香氣，氤氳出富有生活氣息的氛圍。孩子們在舞獅體驗處笨拙地舞動着，家人們在旁記錄下這童趣盎然的一刻。在場地邊緣的臨時小桌子上，遊客們品嘗着章魚丸、老婆餅、蘿蔔牛雜和蚵仔煎，分享着慶典的歡樂和喜悅。場地中央的集市裏，早已經摩肩接踵，拂袖成雲。叫賣聲、嬉笑聲、鑼鼓聲交織在一起，生機盎然，活色生香。

在來參訪前，我就已在網上得知每日午間與晚間都有粵劇團在此獻藝，本就對戲曲藝術頗為愛好的我自然不會錯過。儘管戲票有限，但入場處還是大排人龍。



繽紛華夏

王法艇

門頭溝的殘雪一點一滴地消融，望京北小河兩岸的小草已經探出綠色。北京的春天在乍暖還寒中走來，顯得羞澀和嬌柔。不過，與古老的北京城相比，春天的姿彩也就飛揚瀟逸了。

「寒雪梅中盡，春風柳上歸。」

立春時節，北京還在寒冷的深處。護城河裏的冰尚存白色，只有街道兩旁的黃楊錯落淺薄的綠，偶有雪花點綴，那些淺薄的綠色似乎傾注了深情，藍靛色在葉脈中喧騰，彷彿向世界宣告春天是她們召喚的。不消十日，麗日烘烘，黃楊的神奇漫盛開來，舒展的枝丫就綴滿星星點點的苞蕾，像搖響春天的鐸鈴。中午有風掠過，寒意淡薄了許多，北小河蘆葦裏的野鴨也就呱呱放歌，剎那間，蒼廓京畿大地上的零星春訊或串聯並聯，聚蕩在燕山腳下的寬闊處，蕭索的日子頓然生動，阜丘上的春色若有若無，正是北京早春動人的寫照。

待到三月中旬，北京的春天就絢爛得近乎赤誠，特別是天街小雨之後的清晨，草色的青碧和夭夭桃花就成了春天的主人。苔蘚布滿的城牆的背後，連片的草茵茵，毯子一般覆蓋城郭里弄，桃花火火地歌頌自然。看桃花，頤和園西堤的山桃最惹人：那些百年古樹虬枝盤曲，卻開出一樹樹嬌艷的粉白；那些細葉裁出的油桃，在風華正茂地綻放內心。從萬佛閣上遠望，整個園子在煙霞中沉浮，海市蜃樓一般。殷勤的園丁告訴我，如果想看到最為精緻的「詩意境象」，最好在三月底的向晚時刻，晚霞擁抱山林，臨水的桃李在微風中搖曳，花散湖面，香遠益清，叩醒向晚。最妙的是一樹樹

的放歌的桃花竊竊私語，隨風肆意。偶有鳥鳴婉轉其中，後山的春泉便一起合鳴，潺潺地就鬧起春意。北京文人多，喜歡在此遊樂賞景，奇妙的是桃花沾衣不濕，而那暗香浮動整個身心，「秀」出一篇篇錦繡北京的春色，大有萬樹湖邊桃，新開一夜風的蓬勃景象。

「屋上春鳴鳴，村邊杏花白。」

翻過三月的春山，昌平杉園的杏花合着春天歡騰起來。杉園杏花品種多且珍貴，花朵飽滿，顏色各異，密實景致，層層疊疊，遠看如雲霞棲枝。清晨或暮靄時分，杏花籠罩在氤氳的水汽和晚霞中，宛如水墨。熱情好客的主人總是把親朋好友邀約於此品茗寫生，歌詠春天。大地上的光影多姿，和丘坡上的杏樹一起婉轉，構成生動和諧的勝春圖景。「草樹知春不久歸，百般紅紫鬥芳菲」的熱絡在杉園葳蕤了爛漫。

說到杉園的春天杏花，就要說說景山公園的牡丹。

四月底，一些花到了「東風無力百花殘」的當口，「絕代只西子」的牡丹姍姍來遲。這些花中之王開得燦爛極致，碗口大的花朵壓彎了枝頭，紅似火，白如雪，紫若霞，黛若鴉，有「綠艷閒且靜，紅衣淺復深」的層次。晨風吹過花間，禮姿貴彩，艷信奇絕，翩如仙人，大有「錦幃初捲衛夫



▲遊客在北京頤和園乘船賞花遊。
資料圖片

江西贛菜歷史悠久，有關記載最早見於《漢書》及《後漢書》，在漢唐至兩宋時期，江西經濟文化昌盛，商賈如雲，有着一段輝煌的日子，為江西菜的發展奠定了基礎。

江西省因公元七三三年唐玄宗設江南西道而得省名，又因省內有一條大河流贛江，故又名「贛」。江西省地理位置是「吳頭楚尾，粵戶閩庭」，在秦漢時期已是魚米之鄉。江西氣候溫和，地形上三面環山有大小河流兩千多條，包括贛江、撫河、信江、修河、饒河五大河流，更擁有中國最大的淡水湖鄱陽湖，為江西調節了氣候和濕度，湖中養育了鯉魚、鯽魚、鰣、青魚、草魚、鱸魚、鰱魚、鮑魚、銀魚等一百三十九種淡水魚。廬山地區出產的石耳、石雞、石魚稱為「三石」，贛南出產香菇、玉蘭片，南安的板鴨，袁州的松花皮蛋、南昌的米粉、鄱陽湖的藜蒿和野鴨等，都為贛菜提供了優良的食料。

江西菜的烹調技法以紅燒、燉、蒸、炒為主，味道是鹹鮮、酸、辣，九江風味和南昌風味的菜式，因臨長江和鄱陽湖，以鮮活湖魚為主要材料，最著名的是全魚宴，配以山珍、飛禽、家禽和時令蔬菜；贛西與湖南接壤，菜式風味也受湘菜影響，偏濃烈重辣，醃製臘肉的風俗盛行；贛南菜式以井岡山風味為代表，是濃醇樸實的鄉土菜，味道酸辣而油重。江西著名的菜式有：銀

魚烘蛋、清燜荷包鯉、小炒魚、泰和三杯雞、石耳蒸雞、白燒鱸魚頭、鹽酥肉、黃瓜拌肚尖、南昌炒米粉、藜蒿炒臘肉、生燜鴨等。

自東晉開始一直到清代，中原漢人因戰亂或飢荒，幾次大規模南遷，大部分人都是沿贛江而下，先在虔州（贛州）登岸居留下來，或再向贛西和廣東、廣西遷移。客家人的到來，為江西飲食增加了濃重的中原色彩。

一方水土養一方人，江西歷史上文人雅士雲萃，與贛菜結下了不解之緣，記錄了不少有關飲食的民間傳說，流傳至今。

小時候讀書要背《滕王閣序》，長大了記得最浪漫的一句：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。滕王閣，與黃鶴樓、岳陽樓並稱「江南三大名樓」，由唐太宗之弟滕王所建，坐落在南昌市沿江路贛江與撫河故道的交匯處，氣勢雄偉。公元六七五年，唐朝洪州都督閻公重修滕王閣竣工，在重陽節設宴慶祝，剛好「初唐四傑」之一、著名文人王勃回鄉省親，途經南昌，被邀出席慶典。筵席間，有些賓客對菜式高談闊論，顯示對美食之精通。王勃不以為然，指着一碟炒豬耳，笑問大家此菜的菜名，眾人無一能回答。王勃說「此菜主料為豬耳，烹後色澤金黃，形似雙層，可稱為雙層肉」。此菜鮮嫩脆口，眾人大讚，把這碟炒豬耳吃個見底。另一傳說，席上有

位南豐來的廚子，以南豐蜜橘之乾皮泡軟來煮雞，王勃十分欣賞，取此菜為「洪都雞」，並即席當眾揮毫，寫下了名傳千古的《滕王閣序》。王勃為炒雙層肉及洪都雞起名之趣事，也傳為佳話。

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，別號文山，是江西廬陵人（今吉水縣），他年輕時上京趕考途中，吃過一道炒雞丁，覺得香氣四溢，嫩滑美味，便向店家取了此菜的烹調方法。之後官場失意被迫棄官回家，閒來便下廚動手用雞脯肉烹此炒雞丁，親友一致讚好。不久元兵大舉侵入中原，文天祥組織義軍抗元，出發時親自製作此菜為將士打氣。為紀念民族英雄文天祥，當地人把這炒雞丁叫做「文山雞丁」。

江西贛州有一道客家人過年食品，叫黃元米棵，色澤金黃的米棵，口感糯軟，像浙江的炒年糕，但它不是用糯米做的，是用當地的大禾米做的，是贛州客家人傳統食品之一，相傳在唐代曾被列為貢品。農曆十二月下旬，是贛州客家人忙於備年貨的日子，也包括了「打黃元」，他們把山中一種叫黃荆條的小灌木，燒成灰後用來泡水，拌入米中蒸熟，然後倒入石臼中，用粗木棍不停地捶打，打至軟韌為止，取出放在模具中壓製成形，吃時才切成條，加白菜和臘肉炒食，也可以放湯。



▲黃元米棵。
作者供圖



▲炒雙層肉。
作者供圖

詩意謁浦花滿頭

蔣述卓

隨着春節的來臨，在廣州，花市即將在全國開設，人們在賣花與購花的喜氣中度過節日的歡欣。而在泉州豐澤區的謁浦，則要準備春節期間的簪花巡遊了。其實，簪花本是謁浦人日常生活的事，普普通通，是當地小姑娘到老阿婆每日都習慣做的事，但隨着二〇二一年七月古城僑鄉泉州申請世界遺產「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」的成功，全城二十二處遺產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遺產項目，謁浦的「頭頂花園」就風行天下了。

謁浦人的「頭頂花園」就是當地婦女將長髮盤起，用魚骨髮簪固定，再將玉蘭、茉莉、丁香、素馨等鮮花串成的花環繞簪佩戴，組成一個鮮艷的「頭上花園」。鮮花簪首的習俗可追溯到漢代，中原的習俗漢至南宋都有流行，唐代婦女常以茱萸、薔薇、牡丹等插於髮髻，作為頭飾。宋代時男子也加入其中，歐陽修有詞句寫到「白髮戴花君莫笑，六絃催拍盞頻傳。人生何處似尊前。」蘇軾也有詩說到「人老簪花不自羞，花應羞上老人頭。醉歸扶路人應笑，十里珠簾半上鉤。」泉州作為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，往來商船不僅帶來異國的商品，也帶來了異域花卉，如素馨花、含笑花等，謁浦的女性就將這些外來的鮮花與閩越地區傳統巧妙融合在一起，創造出謁浦女性獨特的文化標識。無獨有偶，在廣州的十香園，也留存有外來花卉素馨花的物種，而且被

視為珍稀之物。可見，同樣是港口城市，吸收外來花卉並將其融入當地生活之內，兩地是相同的。

謁浦女性即使在從事體力勞動如下海抓魚、敲打牡蠣、賣海味、補漁網時，也會頭上簪花，簪花成為她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無論是坐在家門口納針線的老阿婆，還是挑着擔子在街巷叫賣海鮮的大嫂，在村前玩耍的小姑娘，都會在頭上簪花。而每逢重大節慶，簪花就更為隆重，佩戴的花環從日常的一兩圈增加到四五圈，遠遠看去就是一座小花園。

如今的謁浦，已經將這種簪花習俗推廣到遊客，讓遊客在體驗簪花中獲得審美享受，旅拍也就成為當地的熱門行業。隨着一些明星如毛曉彤、黃聖依、趙雅芝等到當地體驗簪花造型，經過社交平台的推波助瀾，在謁浦體驗簪花成為了打卡熱點。抓住這一契機，豐澤區成立了「謁浦民俗文化村保護提升指揮部」，實施「十大提升工程」，打造「八大體驗」，推動簪花從單一IP向多元業態融合升級。謁浦村推出的「八大體驗」包括：簪花、旅拍、問海、巷遇、聽音、看戲、品鮮、樂購。這些體驗項目帶動了文創、餐飲、民宿等業態發展，接待遊客量與旅遊收入突破性增長。日均接待遊客超二萬人次，高峰期更接近十萬人次。村民利用自家房屋開店，除了漁業收入，簪花體驗小店也帶來可觀收益。指揮部的黃麗媛向我

們介紹說，當地還發布了《謁浦女習俗「簪花園」服務規範》標準，規範製作技藝與服務流程。豐澤區投入專項資金對四十三處「蚵殼厝」「番仔樓」等傳統建築進行保護性修繕，使古老建築煥發新生，在轉變為文化新地標的同時，也給遊客提供了舒適寬敞的遊樂空間。眾多身穿旗袍、馬面裙的年輕遊客，她們同樣頭戴花環，在古老的蚵殼厝前拍照，然後發朋友圈讓好友欣賞。而陪同她們的男性遊客，則在旁邊的咖啡館和茶室裏或讀書或聊天，享受漁村的景致。我去謁浦的那天，還專門穿了中式服裝，與體驗簪花的老伴一起擺「甫士」，當「明星」，好好享受了一把「老夫聊發少年狂」的生活體驗。



▲遊客戴福建謁浦女「簪花園」頭飾出遊、拍照。

中新社

原來的簪花，只具有辟邪和希冀親人出海歸來平安的意義，當然也有點綴生活的審美意義，而如今這種古老習俗與現代時尚在同一時空的交融，則將這種充滿詩意的日常生活美學提升為一種「新大眾文藝」活動。簪花師、攝影師、體驗簪花的遊客共同創造了環繞謁浦的濃濃詩意。這也證明，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一旦進入大眾的日常生活，並被賦予現代意義，就會得到大眾的熱捧。

在這座千年漁村裏，「簪花園」不再是簡單的髮飾，而是一朵開在大眾生活中的文學藝術之花，一個關於熱愛生活與美的品質擴散。

北京的春天

門頭溝的殘雪一點一滴地消融，望京北小河兩岸的小草已經探出綠色。北京的春天在乍暖還寒中走來，顯得羞澀和嬌柔。不過，與古老的北京城相比，春天的姿彩也就飛揚瀟逸了。

「寒雪梅中盡，春風柳上歸。」

立春時節，北京還在寒冷的深處。護城河裏的冰尚存白色，只有街道兩旁的黃楊錯落淺薄的綠，偶有雪花點綴，那些淺薄的綠色似乎傾注了深情，藍靛色在葉脈中喧騰，彷彿向世界宣告春天是她們召喚的。不消十日，麗日烘烘，黃楊的神奇漫盛開來，舒展的枝丫就綴滿星星點點的苞蕾，像搖響春天的鐸鈴。中午有風掠過，寒意淡薄了許多，北小河蘆葦裏的野鴨也就呱呱放歌，剎那間，蒼廓京畿大地上的零星春訊或串聯並聯，聚蕩在燕山腳下的寬闊處，蕭索的日子頓然生動，阜丘上的春色若有若無，正是北京早春動人的寫照。

待到三月中旬，北京的春天就絢爛得近乎赤誠，特別是天街小雨之後的清晨，草色的青碧和夭夭桃花就成了春天的主人。苔蘚布滿的城牆的背後，連片的草茵茵，毯子一般覆蓋城郭里弄，桃花火火地歌頌自然。看桃花，頤和園西堤的山桃最惹人：那些百年古樹虬枝盤曲，卻開出一樹樹嬌艷的粉白；那些細葉裁出的油桃，在風華正茂地綻放內心。從萬佛閣上遠望，整個園子在煙霞中沉浮，海市蜃樓一般。殷勤的園丁告訴我，如果想看到最為精緻的「詩意境象」，最好在三月底的向晚時刻，晚霞擁抱山林，臨水的桃李在微風中搖曳，花散湖面，香遠益清，叩醒向晚。最妙的是一樹樹

的放歌的桃花竊竊私語，隨風肆意。偶有鳥鳴婉轉其中，後山的春泉便一起合鳴，潺潺地就鬧起春意。北京文人多，喜歡在此遊樂賞景，奇妙的是桃花沾衣不濕，而那暗香浮動整個身心，「秀」出一篇篇錦繡北京的春色，大有萬樹湖邊桃，新開一夜風的蓬勃景象。

「屋上春鳴鳴，村邊杏花白。」

翻過三月的春山，昌平杉園的杏花合着春天歡騰起來。杉園杏花品種多且珍貴，花朵飽滿，顏色各異，密實景致，層層疊疊，遠看如雲霞棲枝。清晨或暮靄時分，杏花籠罩在氤氳的水汽和晚霞中，宛如水墨。熱情好客的主人總是把親朋好友邀約於此品茗寫生，歌詠春天。大地上的光影多姿，和丘坡上的杏樹一起婉轉，構成生動和諧的勝春圖景。「草樹知春不久歸，百般紅紫鬥芳菲」的熱絡在杉園葳蕤了爛漫。

說到杉園的春天杏花，就要說說景山公園的牡丹。

四月底，一些花到了「東風無力百花殘」的當口，「絕代只西子」的牡丹姍姍來遲。這些花中之王開得燦爛極致，碗口大的花朵壓彎了枝頭，紅似火，白如雪，紫若霞，黛若鴉，有「綠艷閒且靜，紅衣淺復深」的層次。晨風吹過花間，禮姿貴彩，艷信奇絕，翩如仙人，大有「錦幃初捲衛